

Y E 叶
W U 武
L I N 林

写生与创作
Drawings & Paintings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叶武林

写生与创作

YeWulin: Drawing and Painting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武林 / 叶武林著.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18-13147-4

I. ①叶… II. ①叶…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6496号

YE WU LIN

叶武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肖风华

策划监制：姚珠珠

责任编辑：李锐锋

装帧设计：叶 丹 (DANIELLE YE)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编：510102)

电 话：(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020) 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北京雅昌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8

印 张：48 字 数：30千

版 次：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8.00元 (共两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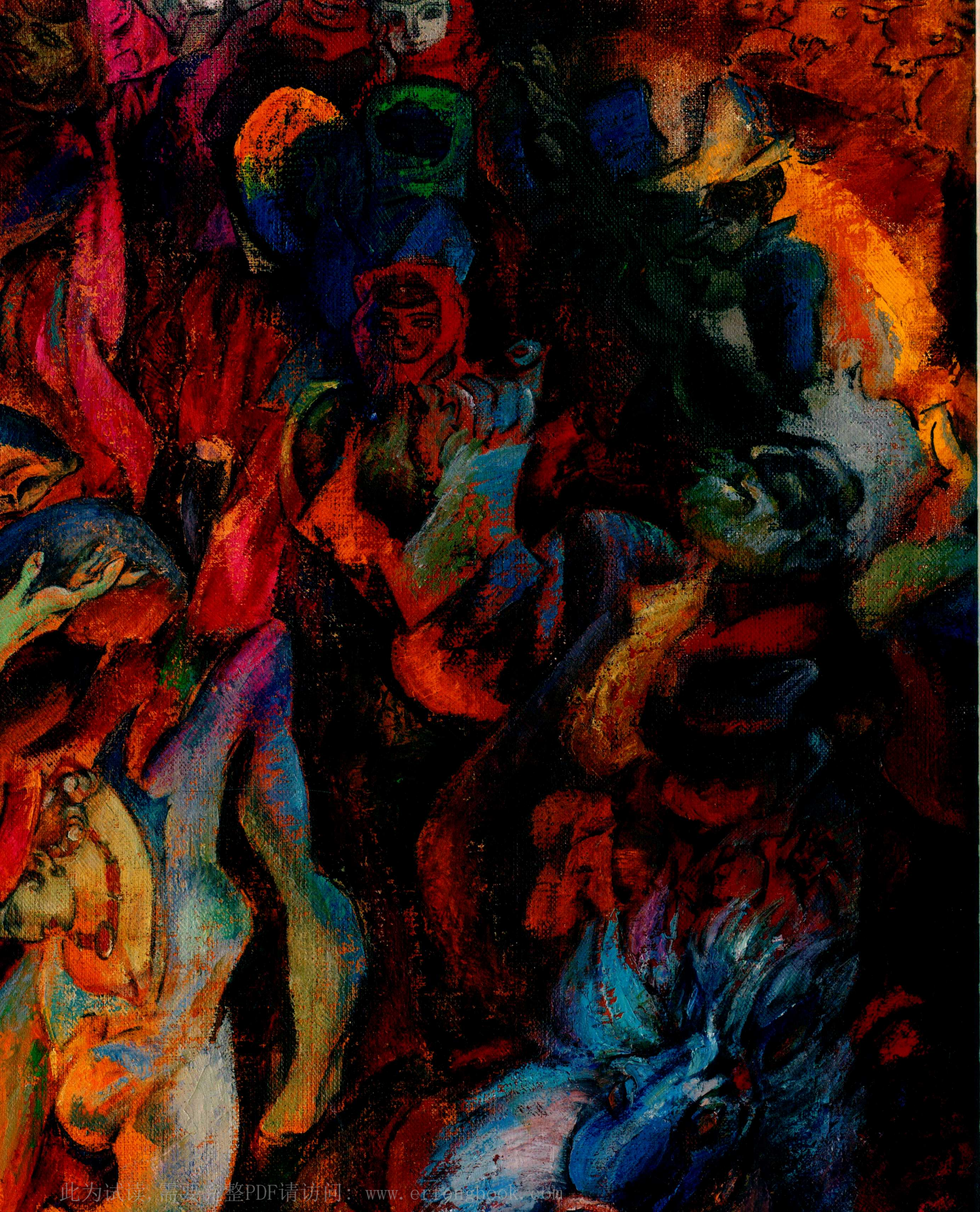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5240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叶武林, 中国美术家, 创作活动涉猎油画、壁画、水墨、雕塑等领域。曾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金奖, “第十二届全国美展”中国美术创作奖, 首届、二届、三届“全国壁画大展”大奖、壁画学会奖, “全国优秀城市雕塑评比” 2013 年度大奖。



目 录

序

残雪有痕（代序）	/ 叶武林	1
----------	-------	---

寻觅篇

文·多向的艺术探索	/ 刘骁纯	10
图·春 寒		8
• 香格里拉在哪里？		40
• 黄 土		98
• 绿 洲		128

求索篇

文·自寻烦恼	/ 叶武林	156
• 源自生命的艺术	/ 靳尚谊	166
图·缓释心境的水墨		178
• 水墨与油彩的纠缠		202
• 可搓揉的泥巴		228

艺术年表	242
------	-----

序

残雪有痕（代序）

叶武林

傻乎乎的大眼，萌呆呆的姿态，丑得可爱的小动物，是我母亲一针一线亲手编织的。

去年春节，我回家陪老人家过年时，她还把她精心筛选的作品拿出来展示，当我们称赞这些玩具时，母亲就高兴得合不拢嘴，灿烂的笑容像那个患唐氏综合症的电视明星指挥“舟舟”，孩子般的天真的笑。人老了，真的会返老还童，九十五岁的老人仿佛回到了五岁的童年，她会为动画片中的喜洋洋脱险拍手、会为灰太狼的坏主意得逞着急。会不停地念叨起她小时候她的父亲把她当成小小子养，带着她祭灶、祭祖、过年，仪式服饰道具的细节描述得惟妙惟肖，就像昨天经历的事情。说着说着，她也会突然发问，普京是谁？习近平怎么样？这种大跨度的切换往往使我接不上话茬。

当然，老人家说的最多的还是她的小动物，凝聚了她晚年全部心血的毛织玩具。她指着摆放玩具的柜子说，妈妈不在了，这些小动物会陪着你们，就像妈妈还陪着你们一样。过了春天，母亲突然去世，这句话成了老人家的最后遗嘱。

又到春节，呆萌的玩具替代不了母亲的缺失，我的心越发的空荡。我试着把曾淌过血水淌过苦水的母亲与晚年沉浸在童话中的母亲做个对接。

我的父母的婚姻是奉他们的父母之命结合的。我的祖父和我的外祖父是生意上的伙伴，外祖父把他的爱女许配给了我的祖父的二儿子武村。此时正值国难当头，平津已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父亲是个左翼青年，不甘心当亡国奴，便辍学带着新婚的妻子转道

去抗日大后方——西安。据母亲追述，他们是打算去延安的，但阴差阳错的是1942年去延安的路已被封锁，自此以后他们便漂泊在大西北。父亲在报馆工作，先后在《扫荡报》《兰州日报》《新疆日报》《和平日报》主持副刊，以微薄的薪水养育着一家五口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当日，我的大妹妹出生，父亲为她起名叫“虹”，两年后小妹出生叫“霓”。虹霓悬空、雨过天晴、“王师北定”正是喜狂还家的好时光，却又阴差阳错地留在了兰州。从此，兰州在我记忆中，是父亲带着一家人乘坐羊皮筏渡过混浊的黄水去雁滩看梨花的一片雪白，是父亲哼唱的苏联歌曲《喀秋莎》，是我家欲罢不能的伤心地。

1949年，风暴来临，摧毁了我的家！

那年7月28日夜，我睡得很死，全然不知家里摊上了大事。早上醒来，房间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母亲哭肿了眼睛，我和妹妹吓得大哭，喊着要找爸爸……妈妈说，爸爸住医院了。自那天以后，母亲像疯了一样，天天跑出去到处寻找父亲。兰州城已被解放军包围，炮声越来越近，炮声紧时，我抱着两岁的小妹，牵着四岁的大妹，跟着邻居钻防空洞。炮声稀疏时，我们只敢呆在家里，望着悬在房梁上的竹篮，篮子是妈妈故意放在高处的，我踩着凳子也够不到，只好饥肠辘辘地盼着妈妈回来取出里面的馍馍分给我们吃……可母亲回到家里只会搂着我们哭成一团……稍懂世事的我也预感到父亲找不到了。恐怖、饥饿、无助，我的家陷入了灭顶之灾。8月底的一个夜晚，炮声震得大地嗡嗡作响，流弹嗖嗖地擦屋顶而过，母亲拖着我们钻进防空洞，枪声大作，一阵阵杂乱的奔跑声从头顶漫

过，夹杂着马嘶人叫。过了许久，洞外出奇地安静，洞里的人陆续爬了出来，大火烧红了天空。有人说，兰州大铁桥烧断了，败兵像揪面片儿一样往黄河里跳。

解放了。可我的父亲永远不回来了。

母亲回忆说，1949年7月的那个晚上，父亲修改完稿件已是深夜，埋伏在屋外的特务破门而入，绑架了父亲并彻底搜查了房间。第二天一早，母亲便跑出去寻找父亲的下落。被围困的兰州全城戒严，她孤零零奔波在空无一人的街上，凡是有可能知道父亲下落的地方她都去过，不是回答不知道就是被拒斥。战事越来越紧，有人劝母亲别再找了，人已被送到河对岸了。河对岸，指的是国民党特务控制的兰州沙沟监狱，凡是送到那里去的政治犯有去无回。兰州破城之际，国民党在沙沟监狱实行了疯狂屠杀。解放后，人们找到了掩埋死难者遗体的大土坑，大部分人都是被刽子用手用刺刀刺杀后掩埋的。挖掘出的遗体已无法辨认，遗属们只能从牙齿、胎记或衣着认领自己的亲人。这是母亲留下的一份剪报的描述，多少年后再重读此报道仍让我毛骨悚然。我无法设想母亲如何面对如此惨烈的场面，我从不敢问母亲认没认出来父亲的遗体，待我长大后更是不忍心再询问此事。

新政府追认我的父亲武村为革命烈士，他牺牲时只有27岁。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参加了工作，可是1949年的噩梦并未结束，她的档案中被塞进一张字条，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只有“拥蒋反马”四个字，这四个字成了她后半生的魔咒。每次政治运动她都被要求重写一份武村遇害前后

情况的详细文字，1949年家破人亡的血淋淋的伤口一次又一次地被扒开，再撒上一层盐。“文革”期间，档案的秘密被泄漏，母亲才知道二十年噩梦的缘由竟是这无中生有的四个字，而且影响到她的子女的生存及发展。护犊之情使她勇敢地向单位组织提出要求，要他们派人调查核实这四个字的真伪，给死的人和活的人一个负责任的回答。重新调查并不困难，派去的人直接抄录了敌特档案和刽子手的口供记录：武村是以共产党重要犯的罪名被处决的。当母亲单位的核查结论正式告知我时，我脱口而出的话是：这个结论来得太晚了。死者长已矣，生者徒伤悲，我们已吞下了所有苦果，我们已长大不需要父亲的庇护了。五十年后，父亲的灵位由兰州移到天津烈士陵园，骨灰盒里只有黄河边上的一抔黄土和一封母亲写给父亲的信。“武村，我没有让孩子们丢失，我把他们都养大了，我对得起你……”读到此处我想到父亲生前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信中父亲给母亲起了个新名字，永青改为翎羽，感谢母亲像鸟儿一样用羽翼温暖这个家，呵护这个家……我们的家虽然没了，但母亲信守了对父亲的承诺，以她羸弱的翅膀遮挡着外边的风雨，含辛茹苦地呵护我们长大，看着我们一个一个地独立飞走。

父亲遇难后，爷爷即刻从天津赶来兰州看望我们。父亲去世时我才六岁，他的音容相貌我记得并不真切。我是以对爷爷的认知来补充对父亲认知的缺失。爷爷来后，我不记得他有别人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戚。他与父亲不同的是他是用整个大掌握住我的小手，不像父亲只伸一个手指让我攥着……

我家的祖籍是山东河北交界的吴桥，爷爷幼年失怙失恃，随继母长大，孤儿寡母的农耕生活颇为辛苦，所以对天发愿：子孙要多，要读书成才。他弃农经商来到天津，把他赚到的每块铜板都投到教育兴家的人生规划中。他先资助妻弟成才，然后让舅舅帮外甥，让哥哥帮弟弟，一家人相互帮衬兴旺发达。时事强于人事，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爷爷是个有担当的爱国者，他把自己家的人才发展计划主动嵌入时代的板块，先资助妻弟到德国学军事，学成回来在冯玉祥麾下供职，所在部队遭日机轰炸，他不幸阵亡，被国民政府追认为抗日烈士。与此同时爷爷又送大儿子进黄埔军校，抗战爆发，大儿子奉调到了玉门油矿，经管战略物资石油。解放战争，玉门油矿被解放，他因为是伪职人员，以历史反革命论处，判重刑死在监狱。二儿子（即我父亲）追随共产党，死在国民党监狱，死得更惨。十几年的外患内乱一波接一波地将爷爷苦心孤诣构建的家业复兴之梦击得粉碎。我的爷爷本质上是个农民，他会把一切灾难当成自己不可逃脱的命运来承受。爷爷毫不犹豫地将两个幼小的妹妹抱回了天津抚养，以期减轻我母亲的负担。

1949年的时局巨变，我的爷爷哪里料得到自家的灾难并未终结。少年浪漫的三儿子，是个文艺青年，在兵荒马乱的内战期间也离家跑到兰州，投奔二哥，在报馆做小编，曾因慕名胡风向其约过稿件，成了甘肃唯一一个与胡风有文字来往的人，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被甘肃日报凑数，开除公职遣返回原籍。天崩地裂，人亡家败，幸存的几家无依无靠的妇孺在当地很难生存，难民潮似地陆续地

回流到他们唯一的亲人爷爷家。爷爷家的小铺子隔成几段棚屋，挤下了这几代人的几家人，他自己只能睡在当门的过道。爷爷的日子也不好过，土改运动中被划为地主，但对“剥削”一词颇有异议，坚称自己是劳动地主。接着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又被戴上了资本家帽子，先是以股东身份在办公室坐冷板凳，然后下放到门房看大门。阶级斗争风声日紧，因为他有两顶帽子，最后被赶到室外“监督劳动”。人格被羞辱，财产被没收，自身难保的他，以鲁人之犟、冀人之犟的性格硬挺着，仍放不下让子孙读书成才的初心。他挤出自己的最后活命钱接济长孙读完中学又读完大学，其情、其心、其行可感天地可泣鬼神。

“文革”之前，我去看望爷爷，烈日下他抡着竹扫帚扫院子，破背心上汗迹斑斑。爷孙两人蹲在墙边的阴凉地里，依然相对无言。自我母亲带着我们改嫁以后，每次回去看爷爷时，他都是抚摸着我们的头，很少讲话，有时他会买一点小点心托我们带给母亲。这种无言之疼才是痛极之疼。我离开他时，忘不了他那双眉紧锁的大眼，直盯着前方，那眼神是“冀犟鲁犟”式的不甘心，是近乎绝望的忧伤。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难民收容所般的爷爷家成了街道革命群众重点打击的对象，爷爷被揪到台上批斗，遭到殴打，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被说成是罪恶。批斗大会的组织者宣布他是“逃亡地主”，当场押解遣送回乡改造。对于一个年逾七十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被逐回到那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没有家没有亲人的乡村，无疑是将他逼上绝路。是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爷爷冻死在场院

的草屋中，无人知晓……书写至此，爷爷那对眉宇紧锁的眼睛闪现在我眼前，也许在那个冬夜，他也是如此直盯着奇寒彻骨的天空，寻求命运所以如此荒谬的答案。多少年来，我试图用各种理由将爷爷的命运合理化，但不能够。爷爷的命运之殇是我心中的黑洞，一切关于正义的宣示，一切关于牺牲的赞美，一切善恶果报的有序被吸入此，便统统归零。在那个不是生就是死的历史巨变的大年代，追求活的意义、活的价值，是一种代价太大的奢侈，争取活下去成了活着的唯一选择，或许上一代人有太多的牺牲，他们的下一代在和平年代就活得更加务实。

我的母亲是从死亡线上逃出来的人，一辈子也没摆脱贫困艰辛的生活重压，一辈子也没摆脱莫名的政治恐惧，真正的“含辛茹苦”地把我们五个孩子培养成人。晚年，我的继父因病瘫痪卧床，她又伺候他多年直到他故去。期间，突发的心脏病险些夺走她的性命，她被推到手术台上因主动脉严重阻塞无法手术，危急时刻医生意外发现她的侧枝动脉开始取代主动脉的功能，她依靠自己的生命力量再次从死亡线上逃了出来。至此，历经劫波的母亲像是偿还清了她人生的所有债务，再无牵挂，甚至也不愿成为儿女的负担，决意去养老院。母亲高寿，入住养老院达二十年，入院后逐渐地性情大变，由一个内心刚强，敢于直面生活的种种艰难，勇于担当的女人，变成了一个笑容满面、笑口常开，感谢每一个善待她的人。养老院的服务员都喜欢她，叫她叶奶奶，把她当成本院的幸福老人的形象大使，母亲也以幸福老人自居，出镜多次。

母亲的精神境界变化的缘由并非是由于高深的冥思、

宗教的皈依、戒律的笃行，都不是！而是由于她的爱好使然。自我记事起，再艰难的年关，母亲也要蒸上一锅花馒头，也要剪上几张窗花，使灰色的生活有些许明朗的色彩。母亲用一只钩针，把旧毛衣拆下来的各色毛线，编织成她儿时的歌谣，她童年的幻想。开始的痴迷是废寝忘食，后来痴迷到如梦似幻，十几年如一日，一针一线勾勒出埋藏在心底的童真，一针一线地钩回人之初的爱与善。我想到母亲很久很久以前给我讲过的一个关于野天鹅的故事：巫婆用魔法将公主的幸福变成了灾难，而公主历尽艰辛、矢志不渝地用爱心编织了十二件荨麻衣服，破了巫婆的魔法，救了变成野天鹅的哥哥，幸福团圆。天真的出世未能逃脱现实的厄运，天真的回归却使母亲克服了内心的魔障。

不堪回首的往事似乎烟消云散，狂风暴雨过去后的天空分外澄明……“回家吧，所有的感情都将回家，就像这夕阳，灿烂过了，谢幕了，心甘情愿地回家……”母亲故去时她的余温渐渐从我的手中散去，她离我这么近可又这么远，母亲晚年的境界我难以企及，我为她的解脱欣慰，可我自己却无法解脱。我对往事的回忆，正像鲁迅所形容的是被刀刮了鳞片的鱼，残留在身上的鳞片在血水中闪烁。我时时想逃避它，而它又如影随形地召唤我。

2017- 春节 于方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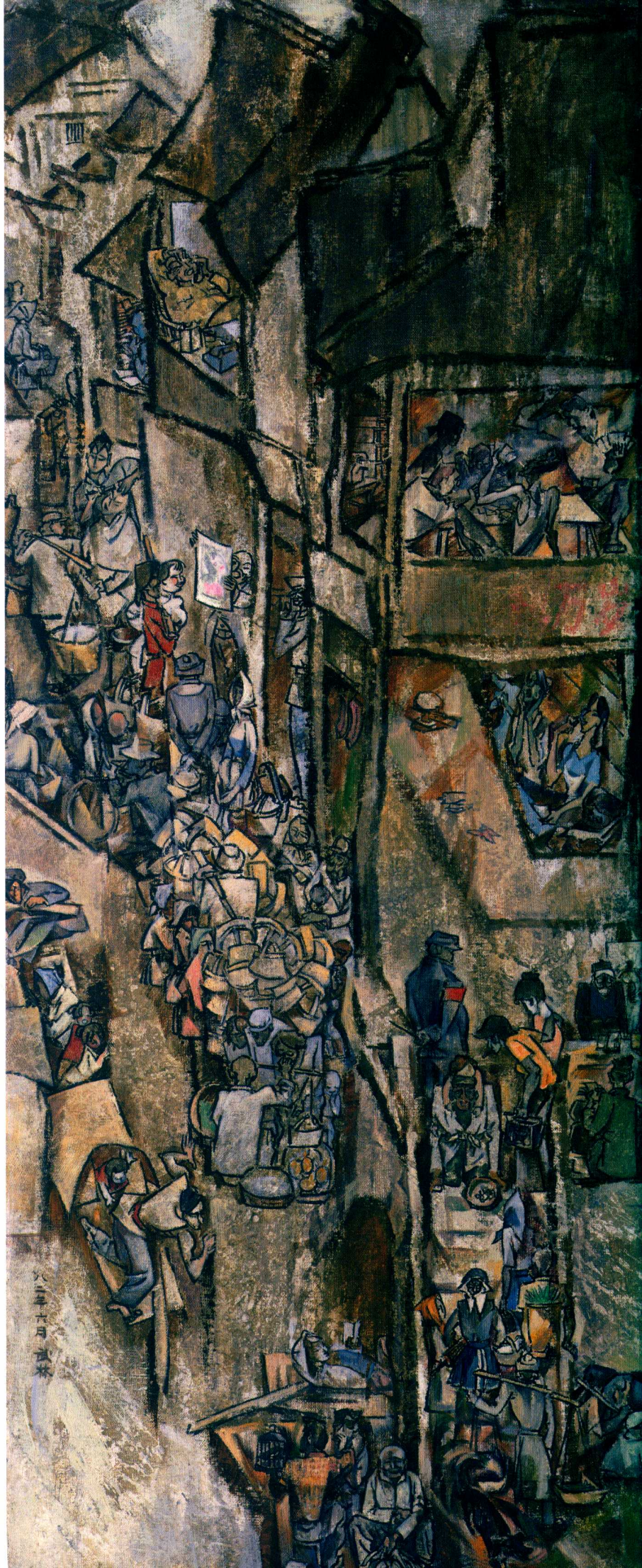


找爸爸去——1949 泥稿 高 45cm 2007



春寒

小镇春秋 油彩 麻布 150×170cm 1982







太 湖
油彩 纸板
54×77cm 1980

多向的艺术探索

刘骁纯

像许多中国大陆的艺术家一样，直到近十余年，叶武林才真正进入了艺术探索的黄金时代。

十年探索，叶武林的油画创作有他内在的一贯性，这就是深沉的民族情感、浓郁的东方诗情，以及艺术上始终把握着“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原则。但在具体的画风和语言特色方面，叶武林又不属于那种十分稳定的艺术家，他的画显示了明显的

多向性和不稳定性，显示了艺术家思绪的活跃性和灵感的跳跃性。他总是不断地摸索着新的东西，变换着自己的语言符号，创造着新的天地。他是个不安分的艺术家，创作了许多有特色的作品，但我们却无法说清他的风格标志到底是什么。

叶武林近十年的艺术探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八十年代初为第一阶段，以《江南组画》和《川康游记组画》为主要代表，其基本特征是作品大都带有明显的写生性，其创作灵感大都是由具体的写生对象触发的，不同对象触发着不同的灵感，因此江南作品多显秀美，而川康作品则更显强烈、



二 月

油彩 纸板

54×77cm 1981

泼辣和豪放。尽管在江南作品中失之纤弱，但在不少的成功作品中，已经显示出叶武林的艺术才华和艺术探索的多向性。更早的作品《黄河》，以雄伟壮阔与精美秀丽的矛盾统一、热烈抒情与冷静写实的冲突和谐，以及精致的笔触、边角取景方式构成特色；《藏女》以工笔的精致、写意的狂放、油画的浓烈色彩融为一体，以及独特的变形方式构成特色；《青稞》以平涂手法表现强光感、高调处理以及用有力的直线构图反衬藏女婀娜身段的手法构成特色；《帐篷小学》以民间艺术特有的原色对比与传统油画的含蓄色调的有机融合形成特色；《菜花》

以中国画特有的重彩、勾线、皴擦技法融于油画构成特色；《老屋》《鹅声》《野渡》以中国水墨画黑白为宗的笔情墨韵、宋人册页的浓郁诗意与油画洒脱的笔触、微妙的色调神遇妙合构成特色……不同作品的不同特色内含有不同可能性，无论叶武林沿着哪种可能性将其展开并形成系列，都有形成稳定的个人风格特色的可能，但他往往画了几张，甚至一张就不再重复了。

或许可以视为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此后叶武林又根据江南和川康写生的印象，发挥创造性想象，创作了一批作品。在这些作品中，生活诗情变得更为浪漫、画面构成更自由，